

“文学进军” 擂台  
征文 第八季

文字不是无情物

芮雪

有人说,文字本无生命,但一经“咀嚼”便有了灵魂。

对这句话我很赞同,要想文字有灵魂确实是要用心“咀嚼”的,入眼——人口——人心——入骨。其实这就是我们对生活世事的感知和内化,而后形成自己异与他人的感悟,说到底不是被生活幸福到了就是被生活伤害到了,才会把心底感受用最贴切的文字给表述出来,于是留下篇篇经典,所以说,无生活,不文学。

就拿每年春末夏初杨柳之絮而言,我等众生皆以其给人们出行带来诸多不便而烦恼。可在谢道韞眼中却以其来咏雪“未若柳絮因风起”;白居易看到的是“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苏轼遭贬别离加上对亡妻的思念,看到杨花更是写了“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心中情,眼中景;以我手,写我心。正所谓“以我观物,万物皆有我之色彩”。细数传世经典其作者之文,或慷慨激昂,或缠绵婉约,或观物推理,或介绍品物,无不是在用无生命的文字将生活演绎得活色生香。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

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再观司马迁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忍宫刑之辱而书“史家之绝唱”。

若无“靖康耻”,武穆何吟《满江红》;若无物是人非,易安何书《武陵春》;若无对爱情的企盼,温庭筠何赋《望江南》。

古人用无生命的文字成就了诗词歌赋,文字穿越了千年仍能入人心引共鸣,今人何尝不是?

因为有了文字,康桥夕阳下的金柳依旧美得不可方物;江南雨巷里那个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才会屡屡出现在众人的梦里;海澄笔下被战火摧毁的土地才更能激起国人为家国而战的热情。

所以爱生活吧,无论生活赋予了你什么,都要坦然面对。人的一生与茫茫宇宙相比,连尘埃也算不了,如何让世界知道我曾来过?唯有文字。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也曾做了那个只为植物低眉的女子,忽略了千万人中,所有的相遇,忽略了云水过往里,那些不见不散的诺言。只有一株怀旧的草木里,找到了曾经熟悉的一切,并认定那是喧哗尘世最安宁的归属。

面对四季更换,芸芸众生,我们理应学习先贤,用文字不断记录美好的生活。

文字有情,生活多姿。

故乡的夏夜

刘小兵

仲夏时节,我又回到了久违的故乡。白天,徜徉在十里故园,心情爽朗。夜晚,住在故乡灯火通明的小洋楼里,不由得想起儿时家乡的夏夜来。

小时候,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两间砖房里,房前有一口池塘,每到夏夜,三三两两的农人都会手拿蒲扇,来我家串门。热情好客的父母每每都会烧上一壶茶水,泡上甘草、金银花之类的,以解大家的暑气。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左邻右舍的农人,仿佛个个都是谈古论今的高手,什么夸父追日、女娲造人,什么孔明借箭、关云长水淹七军,什么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下海经商……一路娓娓道来,常常听得我忘了看书、写作业,直到被父母一再提醒,才恋恋不舍地去背我的书本。那一个个夏夜,我一边在灯下赶着作业,一边侧耳听着大人们在屋外摆起的“龙门阵”,无形中学到了许多课外知识。那优美的传说,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富农惠农的改革政策,早已入脑入心,听得我心驰神往,常常让我忘了蚊虫的叮咬和侵袭。

那时,农人们的聚会往往要等到众人哈欠连天、睡意朦胧时才结束。而随着人们的离去,夏夜的妖娆也一点一滴地展露开来。最美的时候莫过于月朗星稀时,此时,皎洁的月光如水银般静静地泼洒在荷叶上,在宁静清澈的池面上投下斑驳的碎影,似乎为酣睡中的荷花、荷叶披上了一层轻盈的霓裳。而青蛙们则兴奋地展开歌喉,纵情地欢唱开来。在这样的“歌声”里,我常常枕着悠悠的夏风,随着那此起彼伏的咏叹,陶醉在故乡甜甜的梦境里,那美妙的“歌声”,总是能把我的乡情撩拨得分外浓烈。

后来,我读高中时,家里平房拆了,建了两层楼房,屋前的池塘也被水稻田所代替。每到夏夜,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人们或看电视或看书,串门的渐渐少了,更别说再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了。更让我不习惯的是,曾经看惯了袅娜的荷花,听惯了夏夜里雄浑的蛙鸣之后,突然之间再也看不到荷塘月色的静美了,再也听不到蛙们气势恢宏的歌唱了,好长时间心里竟空落落的。

往事如昨。如今,重回故乡,老家的两层楼房已翻修成了阔气的小洋楼,更让我惊喜的是,屋前的池塘又“回来”了。塘里遍栽荷花,消失了多年的蛙鸣更是重新播响了我的耳鼓。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在屋前重挖池塘?父亲自豪地告诉我,他和母亲退休后,为了发挥余热,便在自家小院办起了休闲农庄。为了留住那些久居钢筋水泥里的城里人,唤醒他们的乡村记忆,于是便修了塘,栽了荷,养了鱼。想不到的是,此举竟得到了城里人的一致点赞,说父亲的创意纾解了他们的乡愁,唤回了他们心中久违的乡情。

听完父亲的道白,循着清悠的荷香,信步踱到阳台,望着故园璀璨的灯火,感受着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深深地沉浸在醉人的夜色里。“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故乡的夏夜哟,你永远都是我记忆中最美的风景!

三伏天暑热难耐,我给老家的父母打电话,叮嘱他们年纪大了,不要再不管不顾地辛苦劳作,要注意身体,特别是这么热的天,千万不要逞强。我这边说得言辞恳切,电话那边的父母倒也回答得让我放心,说他们才不傻,这么热的天,在吹空调呢。

我听着电话笑了起来,一旁的老公却提醒说:“开空调也许是真,但要说他俩天热就不干活,这话说了你真信?”我被问住,想着刚好是周末,便带上孩子回了老家。母亲看到我们来,喜笑颜开,却又嗔怪我们不早点来,至少应该回家吃饭,这样她可以给我们做好多好吃的。我解释:“天热,不想让你忙着给我们做饭……”母亲生气了,她瞪着我说:“做个饭哪累了?你明知道我乐意。”

我便和母亲插科打诨,我说:“好好好,你乐意,那下次我一定回来蹭饭……”不对,我一定得住上几天,让你为我忙前忙后劳累几天,到时看你嫌不嫌烦……”母亲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已经忙活开了。她说天气热,往常这会儿她和父亲通常会小睡一会儿,而我开车回来也累,干脆大家都养养神。听母亲这么说,我不由一乐,心里想的是,终究是老公猜错了。这不,我们回来这个当口,他们确实已经开了空调,吃过饭还都睡个午觉,这不挺懂养生吗?父母辛苦了一辈子,临老了能想开一点,这让我感到欣慰。

于是“世界”静寂,父亲母亲在他们屋睡下,我和儿子在另一个房

间躺下。原本也没想着睡午觉,却是看着手机的时候终究睡着了,不爱睡午觉的儿子也睡着了。等我们醒来,已经是一个多小时后。我从房间出来才发现,父亲母亲都不在家里。他们去哪了?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很快就接了,说他和母亲去了菜地,想着地里有各种蔬菜,打算采摘了让我们带回去。我急着喊:“这么热的天,去弄那些干吗?实在要弄也应该喊上我们……”父亲在电话里笑着说:“这么热,喊你们做什么?”

问清了是哪块菜地,我和儿子赶紧跑到他们身边。我一看,惊呆了——就按菜地的规模、蔬菜的丰富程度,还有杂草的清理程度,我都能想象父母的日常。他们说的“不干活,天天躲在房间里吹空调”很明显只是安抚我的谎言。

母亲看见我惊讶的表情后,说:“傻孩子,我们有力气,哪能真闲下来,能干就得干,我们多做一分,多攒一分,多少也可以缓解你们的一些压力。”

我能说什么呢?我知道说了也没用。我开始和母亲一起采摘豆角、茄子、黄瓜……我仿佛看到了汽车后备箱被装满的景象。父亲母亲常念叨,他们想为我做点什么,也想趁干得动的时候攒一点钱,这样我以后不至于太累,能为儿女、为未来努力,他们感觉很幸福。

父母之爱沉甸甸,我能说什么呢?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也会做得更好,然后用实际行动孝敬他们,让他们的晚年过得更幸福。

父母之爱沉甸甸

管洪芬

